微醺且快樂的採集・恆春研究中心—潘清連 (阿連叔叔)

⊙林業試驗所保護組・張勵婉 (liwanc@tfri.gov.tw)
⊙林業試驗所化學組・洪昆源
⊙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・伍淑惠
⊙潘英姿

就是阿連叔叔

恆春半島是臺灣植物種類歧異度最高的地方，而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(分所)，亦是研究植物分類學和植物生態學的重要據點。到恆春做研究，要怎麼精確且快速的找到植物？大家都說：「找阿連叔叔就一切搞定！」

阿連叔叔是誰？他協助過許多著名的分類學及生態學者的調查及採集，更是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之寶，植物辨識的奇才，他只要看樹皮就可以辨識一些高大的植物；另外，他還有很多絕活，如靠著兩條麻繩撐在腳踝，就能爬上直挺挺的大樹，也能像猿猴一般，從一株樹的尾端靠在末梢擺盪，就可以盪到另一棵樹，這樣的神奇人物，就是人稱阿連叔叔的潘清連先生。

關於阿連叔叔家

阿連叔叔民國39年2月23日出生在墾丁的社頂部落，父親是排灣族人，母親是小琉球人，所以阿連叔叔和人自我介紹時，總是說自己是Paiwan(排灣族)，也是Pailon(漢人)，日治時期，阿連叔叔的父親(甘啊慕)隨著舅公從里德(豬勞束)遷移到社頂(龜啊嚕)的毛柿林定居；阿連叔叔家裡人口很多，不包括長輩，就有13個兄弟姊妹(其中有一個是大伯的小孩)，親兄弟姊妹共12人，家裡以養牛、猪、羊、雞、鴨和鵝，以及靠種瓊麻、種稻、種竹子、水果青菜、地瓜、玉米和小麥等為生，雖然生活辛苦，但家人都十分好客。

協助到恆春牡丹池山發現新的採集地點。(洪昆源 翻攝)

阿連叔叔年輕在恆春分所服務的照片。(洪昆源 翻攝)

阿連叔叔全家福照片。(洪昆源 翻攝)

阿連叔叔與謝樹群女士結婚照片。(洪昆源 翻攝)

阿連叔叔民國51年小學畢業，考上屏東中學，由於家境關係，選讀屏東山地農校綜合農業科，民國58年進入私立南亞工專印染化學科唸書，60年畢業，63年24歲時與謝樹群小姐結婚，育有一女；64年因余文牽先生介紹，進入林業試驗所擔任技工，早期在港口工作站服務，因而在港口村設籍和買房，後調回恆春分所(現在的研究中心)，69年受長官賞識進入臺大森林系進修1年，70年回林試所工作，在林試所服務31年，95年1月15日自願退休，102年過世。

有阿連叔叔在就安心了

提到阿連叔叔，除了植物辨識的功夫外，其他的強項，也讓和他配合過的研究人員都豎起大拇指，曾在恆春服務7年的研究人員洪昆源先生，回憶道：「那些與阿連叔叔在山裏面像野生動物鑽來鑽去的日子，真是令人難忘和感到平靜快樂，我們在一起完成的事情還真是難以勝數；有一次到佳樂水採種，攀爬上恐怖的峭壁，因為沒有著力點，我在峭壁上上不去也下不來，最後只能靠著採阿連叔叔的肩膀才下得來，頓時覺得真的有點弱掉，卻心生感激；還有一次出差，在老佛山迷路，靠著阿連叔叔等老前輩，擁有極強方向感及野外經驗，帶著我們這些菜鳥，爬至較高處，找到空曠的視野來確認方向，最後平安下山。

另一次，我們從佳樂水走到出風山一整天的採集，一直到晚上八點才走出去，恆春

阿連叔叔講解植物辨識。(伍淑惠 攝)

阿連叔叔到蘭嶼採集。(張勵婉 攝)

分所的人都以為我們迷路了，準備找人搜山，但我仍感覺跟阿連叔叔這樣的老前輩一起出差，就算再晚走山路也不會害怕；此外，說起阿連叔叔的開車技術更是高明，有一次我們開車至一邊是山壁，另一邊是斷崖，只容一臺車通過的狹窄小山路，我擔心自己的技術不夠好，阿連叔叔更是二話不說，要我立刻換手給他開，這樣的路況，對他來說只是小菜一碟。和阿連叔一起出差總是令人安心，他不僅是植物辨識的專家，也是一道護身符，讓我們這些研究人員總能平安回到家。」

不一樣認識植物的方法

植物園組的研究員人員伍淑惠小姐，也和阿連叔叔有多年的共事經驗，他寫道：「阿連叔叔為人大方海派、特別喜歡照顧晚輩；可能是因為長年酒精成癮，加上南臺灣豔陽與恆春落山風的照拂，四十多歲時看起來就是一個老人，即便到退休時似乎也沒有老更多。他總是耐心地說起森林裡動物或植物的細碎故事，而這些細碎，是他對恆春半島植物的一手觀察，偶爾加上戲謔的稱呼，譬如：『這些不聽話的耳朵』講的是木耳；也喜歡開玩笑說：『我都拿咬人狗葉片來擦臉』。

他是恆春半島植物的活字典，但令我真正大開眼界，對阿連叔叔佩服得五體投地的，則是一起進行藤本植物的調查；有野外經驗的人都知道，相對於樹木的鑑定，藤本的鑑定極難，想要在林下只倚靠沒有葉片的藤莖，幾乎不太可能。但這一切似乎對對阿連叔叔來說都不是問題，他總能以豐富的野外觀察經驗，告訴我長得像恐龍尾巴的是雙面刺、有白色明顯皮孔的伊立基藤、老荊藤和疏花魚藤很像、搭肉刺的老藤莖和幼藤莖哪裡不同……。有時候我固執的想要挑戰他的鑑定，他總是想盡辦法採到葉片，讓我一次又一次的甘拜下風。」

與妹妹潘英姿小姐合照(由於家裡住的近，潘英姿是阿連叔叔聯絡最多的妹妹，也是跟謝樹群(阿連爐)互動最頻繁的小姑，本文有關阿連叔叔的生平多是由他提供)。(洪昆源 翻攝)

採集天然長出的雞肉絲菇用姑婆芋包起來。(洪昆源 翻攝)

微醺的魅力

而筆者是民國90年底才考上林業高考，認識阿連叔叔很晚，恆春研究中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在那裏的那些年，他用幽默的方式，親身的實務經驗，告訴我有關恆春半島的各種植物故事，讓植物都鮮活了起來，也讓我這個離鄉背井的臺北小孩，感受到長輩的溫暖照顧；記憶中他有一頭捲捲的頭髮，大大的肚子(可能是喝酒太多的關係)，說話帶著濃濃的臺語與原住民語混和的鄉音，他不只詳熟每種植物的採集地點，連帶領外國人採集，英語或是其他語言的溝通，他都沒有問題，我常想，阿連叔叔和外國人單獨相處的時候，到底和外國人講什麼呢？採集結束後，那些國外學者卻都豎起大拇指，大力稱讚一番，他當然也結交了許多國外的好朋友；阿連叔叔每每自誇說，因為他的幽默風趣，讓他有極好的女人緣，除了臺灣的老婆外，他還有好幾個國外的女朋友，每個都金髮碧眼、身材好得不得了，而且都非常崇拜他，看阿連叔叔嘴角上揚的樣子，真是有意思。

在恆春的那幾年，我們和阿連叔叔一起出長差，調查結束後，阿連叔叔又變成很厲害的大廚，烹煮著大夥色香味俱全的晚餐，然後再壓植物標本、整裡一天出差採集的成果。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和阿連叔叔到蘭嶼調查的那次，晚上，大家在民宿的頂樓曬著月光閒聊，當我說著自己那麼一點點人生故事與未來期盼時，阿連叔叔沉默良久，然後突然要我好好的加油，拂著蘭嶼濕濕鹹鹹的微風，那一刻暖暖的感覺，在我心裡蔓延著；在不久的後來，我調離恆春、接著就出國，然後又幾年，得知阿連叔叔退休，再不久後，阿連叔叔就走了，喝著他最喜歡的酒，上了天堂，繼續在那裏採集，教大家辨識植物。

當我們這些曾經在恆春分所工作過的人聚在一起聊天，總會想起有關阿連叔叔的種種，那些有關於植物採集，歡樂的，微醺的，恆春的大小事，謝謝您，我們永遠的阿連叔叔！